

不谢的杜鹃花

王平 著



王
平
著

不
谢
的
杜
鹃
花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一九九二·呼和浩特

(内蒙)新登字1号

不谢的杜鹃花

王平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人民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11.5 字数:344千 插页:2

1992年8月第一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2 250册

ISBN7-204-01935-0/I·289 每册:5.30元



作者小传

王平，1946年11月7日出生在内蒙古免渡河镇，在河北景县农村长大。高中毕业后在大兴安岭根河林区生活15个年头，做过汽车司机、工会干事、旗文化馆创作员，现任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文化局副局长、盟文联副主席。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、中国剧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理事。

他酷爱文学艺术，力耕颇勤，先后出版过小说散文集《猎村纪事》、《带刺的玫瑰》、电视剧本集《伊娜索的爱情》等，《道班的故事》等8部电视剧先后被电视台拍摄。

内 容 简 介

兴安岭大森林，莽莽绿草原，它的原始与古老，给蒙古包、仙人柱、撮罗子里繁衍的民族，蒙上了瑰丽的神话色彩和神秘情调。

全书七部中篇小说、电视小说，跳动着同一个主旋律，歌唱的是苍老、传奇、迷离、陌生，而又新颖的童话。

《不谢的杜鹃花》，多象那两个蒙古女人，她们的身心被揉碎以后，仍然挺立在暴风雨面前；

《远山飘来的鄂温克山歌》倾诉了仙人柱里、玛鲁神身边，爱情、生产、思想、生活的阵痛和突变；

《她的前夫和后夫》让她无法安宁。年轻、富有的后夫，始终无法替代那个曾经骗过她的残废了的前夫，这究竟为了什么？

《达斡尔山乡的故事》讲述了兽医、木匠师傅，妻子、情人、家庭、朋友……的欢乐与苦恼，种种离奇与裂变……

《路漫漫，情绵绵》，公路道班男女恋，一处一重天……

《稚嫩的童心》，虽生逢不测风云，几经周折，但到底播种在鄂温克山乡，使绿苗含笑；

《盲流和杏花嫂》是两个怪味人，他们的相爱，连“我”都吃惊，什么力量也无法相阻，他们终于出奔……

目 录

不谢的杜鹃花.....	(1)
远山飘来的鄂温克山歌.....	(44)
她的前夫和后夫.....	(81)
达斡尔山乡的故事	(104)
路漫漫，情绵绵	(179)
稚嫩的童心	(255)
盲流和杏花嫂	(302)

不谢的杜鹃花

这是在盟民族宫改造草原的比武大会上。

又深又高的大厅里，坐满了人。一根根挨墙的高柱，棱线分明，擎托着拱形的天花板。从天花板和柱顶的每个交接处，放射出剧亮而又柔和的电灯光，使那些狭长深幽的窗子里钻进来的日光，也显得黯然失色。座位之间的过道里，电视台的摄影师和记者，拿着摄影机，蹑手蹑脚地跑来跑去。讲台后壁龛里的毛主席全身巨像，好象在向会场迈步走来。不论什么人，一走上讲台，总是先迎面向他走去。

主席台上麦克风前，静静地坐着一个三十几岁的女子。她穿一领颜色新艳的紫缎长袍，系着条绿绸腰带。那袍边、袖口，都镶着二寸多宽的滚花锦边。她的脸庞是蛋形的，皮肤微黑而细润。一双泉水般纯净的眼睛里，含蓄着柔和的光亮。她那红润的嘴唇，好象两片带露的花瓣；微凹的嘴角边，隐约挂着一丝儿笑意。她有一头乌黑光洁的长发，梳成一条垂到腿上的长辫。身材苗条，神态沉静，给人整个的印象是端庄美丽的，但她的身上，总觉得还缺少了一些什么。哦，是了，她虽然是草原上的蒙古族女儿，却没有那种粗犷、洒脱的气质。看起来，未免太文雅太秀气了。仔细看，她上额有一条不明显的伤痕，她不时用手拂着额上的发丝，

盖住那失雅的地方。

这时她站起来，这位娇艳鲜嫩如一朵花似的女人，按说她应该立即变得威武起来，因为在改造草原、龙腾虎跃比武的擂台上，她是指挥草原向四化进军的强人。但她仍然是那么一付平平静静的神态，依然是那种沉静秀雅的风度。她简短地宣布：“向四化进军，建设稳产、高产草原比武大会开始！”她扼要精辟地讲了比武的意义。这个开场白，却显得精干利索，象蒙古人讲话的特点。嘴角上仍挂着一丝儿憨憨的笑意。她的话博得了一阵热烈的掌声。

中间座位上，突然有一个四十多岁的蒙古族妇女惊异地“啊”了一声，站起来，探着腰，盯着台上看了一阵。她不顾邻座代表的劝阻，一下跃出座位。口里喊着什么，象飞一样从别人座位旁跃过，踩了人家的脚都顾不得赔礼，嗔怪的眼睛瞪着她，她没看见。步履如飞，她一步跳上主席台，几位应邀坐在台上的盟委领导，都奇怪地站了起来。此刻摄影师关闭了点雾灯，转播实况的广播员掐断了外线。代表们把目光一齐投向她，关切、询问、责备，各种目光交错地射在她身上。

还有几个年轻人，嘴里出了声，愤怒地打着“嘘嘘”的口哨，摇着头，表示抗议。会场的工作人员出来干涉，也没有挡住。不知谁喊了一句，大概是精神病患者吧，场里一下静住了。片刻又恢复了喧闹，只见此人胸前戴着“代表”的布条，这是各路改造草原英雄汇集在草原之城，怎么来了这么一位女代表？这个人口喊着“乌恩琪，乌恩琪！”人们都惊异地睁大眼睛。大多数人认得，这主持会议的确实叫乌恩琪，是新上任的盟草原站站长、盟改造草原指挥部 副 总 指

挥。

乌恩琪起初和大家一样惊异，当那个人登上主席台，她在衣袋的笔记本里取出一朵杜鹃花，（压扁了的）举在手里，全场一下哑雀无声，人们都愣住了，突然乌恩琪的眼睛亮了，迎上去，“斯琴同志！”乌恩琪也失去了常态，简直是喊出来的，激动、兴奋接着沉痛和凄厉，人们的心头紧缩了，大家的心被这声音震得发颤。

乌恩琪接过斯琴手中的花，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先是放声大哭，两对泪眼相望一阵，又放声大笑。人们惊异地注视着这对蒙古族妇女的意外重逢，猜度着、分析着。她们一定有非同一般，不同寻常的经历吧……

（一）

一九六八年的初冬。

天还没有亮，乌恩琪就起了床。夜里的一场大雪，映得屋子里幽幽发亮。大概是工作刚调到新岗位，一切都是陌生的吧，还是这个新环境，她还不适应。她叠起了被，捧起红宝书，开始“天天读”，但室内依然是黑漆漆的。雪映得一丝光亮，使书上的字模模糊糊，她的头脑也是模模糊糊的。昨天还在偏远的牧场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；今天却睡在旗群专指挥部的考究办公室里，暖融融的，为什么有了这样的变化，她自己也说不清楚。

乌恩琪是个烈士的遗孤，从小跟叔叔婶婶长大。一九六五年畜牧学院毕业以后，组织上把她分配在叔叔所在边疆地区。她自己要求，叔叔支持，她没有留在县城，分配到偏远的的一个牧场当技术员。正当她为改造草原，日夜滚爬在敖特

尔的时候，守着牛油灯和老阿爸、阿妈研究着改造草原的一个个方案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其不意地开始了。她和牧场职工一起投入到这场大革命中去。背上红红的语录袋，穿上妈妈留给她的唯一一件纪念品——黄军上衣，显得英姿焕发。虽然她没有和红卫兵小将冲向街头破“四旧”，可是宣传最新指示，即使在空旷的草原之夜，她也经常和青年们一起欢呼最新指示的发表，举着火把在无人烟的草场上，如醉如狂地游行，跳忠字舞，血管里的血仿佛涨开了似的，她兴奋得按捺不住自己的心，经常通宵达旦。

她不知疲倦，眼睛熬红了，嗓子沙哑了，也不休息。为了锤炼“三忠于”的红心，什么苦都不怕吃。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，她什么都可以献出，乃至自己的生命。她工作肯吃苦，又能团结人，加之是烈士的后代，叔叔又是本旗的“高干”，她一帆风顺，她们的战斗队人数最多，力量最强，并把她选为头头。

想不到，晴天响了一个霹雳，祸从天降，叔叔成了旗里的走资派，关进了牛棚，战斗队把她开除了队籍，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，免掉了她技术员的职务，背上“黑帮崽子”的标签去放羊。她孤身对草原哭泣过，对着日夜呜咽的小河抒发过感慨和冤屈。她问苍天和大地，叔叔这样的老革命，大青山里打过游击的骑兵战士，会成为三反分子吗？

她的牧场虽然距县城只有七八十里路，过去闭塞得好像一个孤岛，可现在，手抄的油印的小报，中央首长的讲话精神一个跟着一个，消息满灵通呢！那时只有老阿爸、老阿妈疼爱她，象是闺女。否则她真活不下去了。经过了多少不眠之夜，经过痛苦的精神煎熬，她打定了主意，如果叔父真是

个三反分子，她一定和他脱离关系，分道扬镳。想不到，三个月之后，牧场开来了一辆吉普车，送来了盖着新生的红色政权组织血红大印的调令。

她仿佛在梦境里，喃喃自语，难道这是真的？这不是真的吗！接她的那个干部，就是群专负责人，她今天就象这位负责人对她讲的那样，“你要战斗到阶级斗争最前线啦！”这可是党考验自己的时候，她提醒自己，这是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啊！

窗外传来了沙沙的扫雪声，天越来越亮了，西北风怒号着，仍洒着大把大把的雪片。她拉开窗帘，禁不住惊呆了。昨天夜里，她下了吉普车，认为这个阴森高墙上架着铁丝网的群专机关，是监狱的一角呢，现在她看清了，这是初具规模的旗委党校啊！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前，她就住在党校，在这儿，她开始走向生活。

她看清了这支扫雪队伍，是穿着参差鞋帽不一的队伍，身后脊梁上都背着各自不一的白布条：走资派、叛徒、黑帮、三反分子、地富子弟，民族分裂分子……

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钻进乌恩琪的眼里。她的目光落在这个人背后背的“内党骨干”的标签上。他高高的个子，魁梧的身材，步伐迈得那么大，哗哗地抡着扫帚，多么熟悉呀！“他是？不——”她摇摇头，一二百人的队伍里，她也没有找到叔叔的背影，不知为什么，现在她倒希望见不到叔叔。她咬紧嘴唇，尽管想好了碰到叔叔，她怎样昂着头，表示对叔叔的冷漠样子，以及敦促叔叔时要说的话。本来她是很想见到叔叔的。好象面临着一场考试，一场精神上的斗争。她提醒自己，一定要站稳立场，接受党的考验，与这群牛鬼

蛇神斗争到底（包括自己的叔叔）。

她去饭厅吃早饭。恰恰这群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乌合之众，正在饭厅前的毛主席塑像前低头请罪。她想绕过去，刚迈开一步，就被一个奇怪的现象吸引住了：左边的行列倒数第二人，没有低头，却昂然地抬着头，长长的头发，简直是鬃发丛生了，他一双犀利、明亮的眼睛，深沉地注视着毛主席画像。这就是那个虎背熊腰、身材魁梧、挂着内人党骨干标签的人，这在当时来说，简直是大逆不道、不可思议的事了，要是被执勤的民兵发现，轻则是一顿拳打脚踢，重则大会批斗，背上反对领袖的罪名，投进监狱。

她正想看看谁这么大胆？她差点惊异得叫了起来，这怎么会是旗委组织部部长乌力吉同志呢？就是分配工作的前一天，在这个大饭厅里，她听过他的动员报告啊。那时，有二十几名和她一样的，从首都、省城各地分配来的大学生，一起在走向生活的前夕，听了这难忘的一课，《革命青年的党性原则》。乌力吉同志讲得既深刻又通俗，就是他，说服叔叔鼓励她到艰苦的地方去，这些都深深留在乌恩琪的记忆里。这个人不可能是乌力吉，面颊相似得多得很呢！她不愿意往不吉利的方面去想。

吃完早饭，负责人捧来一叠厚厚的卷宗，对她说：“乌恩琪同志，新生的红色政权交给你一项光荣的任务，这是一个叛党投修、民族分裂的政治案件，这个人是新内人党的头子，你就负责这个专案，这是一个集团，这个案件很重要，常言说：打蛇打七寸，挖肃要抓住要害，全旗能否继续深挖，能否挖出那条又长又粗的黑线，关键是这个案件。所以说，你的担子很重。你是共青团员，大学读书就向党提出了申

请，你不是说愿意接受组织的考验嘛？这儿就是战场，相信你，不会辜负组织期望的。”

她打开卷宗，天哪，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眼前一片黑，亏得了那位负责人给了她免疫力。照片上是一张楞角分明的宽脸膛，昂着头，一副安祥的、炯炯有神的眼睛，凝视着远方。“乌力吉”三个字，清晰地映在她眼里。她好象患了感冒，凭着一股药力抵过了高烧，很快地掀动了纸页。

这时，一个佩戴专政指挥红袖标的老民兵走进来，对她说：“乌力吉的爱人要求会见她丈夫。被隔离审查的人，按规定是不准轻易会客的。”不知是那个质朴的老民兵眼神有乞求哀怜的光波；还是刚走向专政第一线的乌恩琪自己有过这样的遭遇，还是念一面之交，产生了恻隐之心，总之，她在条子上签了字，但她忠于职守，照例在会客室监视。民兵先带进来乌力吉，她的心一颤，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，不知她是害怕他认出自己来，还是她不敢正视他，她不由低下了头。在屋角踱步，偷偷打量他这个高个子魁梧身材的大脸盘。

乌力吉——如今变成了审查对象，黄里透黑的脸膛，青一块，红一块，布满伤痕，有如一张画坏了的京剧脸谱，头发几乎全发白了，连嘴巴都绕一圈须茬，也已冒出了一星星的灰白的颜色，只有那对略微凹陷的眼睛，却仍然透出来炯炯有神的目光。

从前门进来的妻子斯琴，显得年轻一些，丰韵犹存，是个漂亮的蒙古族妇女。椭圆形的脸庞，还没有一点皮肉松弛的模样，高高的颧骨上，有几点淡淡的雀斑，眼睛温柔而且明亮。但眼梢上已经出现了一束浅浅的鱼尾纹。初冬柔和的

阳光，从窗外投进来，照在她那又厚又柔软的头发上，时不时可以看出有几许银丝在闪闪发光了。

接着飞进七八岁的女儿咪咪，那是个可爱的孩子啊，咪咪上着红丝毛线缀着黄花的毛衣外套，整个脸型酷似乌力吉，特别是那对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就象两滴黑色的墨珠，不用说象她的妈妈啦！两根小辫系着个大红蝴蝶。

咪咪一把扑到父亲腿上。乌力吉微笑着，抚摸着女儿的头，他大概感觉到她的双肩在剧烈地抖动着。好一会，咪咪方“哇哇”地哭出声，她拼命地摇晃着父亲的腿：“爸爸，你跟妈妈回家，这里有高帽，有棍子，他们会打您，会骂您是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咪咪猛地住了口，只是抬头惊恐地望着父亲脸上的斑斑伤痕。

乌力吉转过身去，大概是擦干了眼里的泪水吧，转过身，扶起女儿：“咪咪，别哭，爸爸很快就会回来的，听妈妈的话！”

咪咪紧紧地依偎着父亲。站在屋里远远一角的乌恩琪，却满脸泪水她转过身去，擦了几次。她几次提醒，警惕儿女情长，这是对敌人斗争，决不能心慈手软。一次次下着决心，让别人看到将是这样不忠的表现啊，但眼角还是湿了几次。

斯琴略带雀斑的脸庞，乍看并没有什么变化，依然平静得近于温柔，她本来就是一个质朴单纯的蒙古族知识分子。人世间的奸诈和险恶，她一直认为只是小说中故弄玄虚的杜撰，这幅悲惨的景象，就是生活的现实。开始她几乎咬破了下唇，决心不在外形上表露出感情，使乌力吉痛苦。她用手帕绕着手指。但咪咪让人心碎的话，使她抖索了，她再也控制

不住：“乌力吉！”斯琴扑在乌力吉身上，眼泪喷泉一般涌了出来。

“哎呀呀，哭什么，我不是好好的嘛，咪咪都不哭了。”他一手拍拍咪咪的头，一手攀着斯琴的肩膀，拿过斯琴手中的手帕给斯琴擦掉眼泪。“我不喜欢这样。”乌力吉深情地凝望着斯琴，“斯琴，我已经连累你不少，我真不愿意增加你的负担。”“这话说的没什么意思！”斯琴忍住哭泣，故意乐出笑容：“幸福也罢，灾难也罢，我们都应该共同负担，不然我们干嘛要在一起呢！”说着，拿出背斗里的罐头和食品。“你们回去吧，和孩子多保重。别忘了奴隶的儿子，只能加入共产党，我走了。”他转身走了。

斯琴望着他的背影，眼泪喷泉一般涌了出来。咪咪口里说着：“爸爸，我不哭，我不哭！”眼泪却哗哗地流下来。这揪心的场面，使乌恩琪转过身去，目不忍睹。乌力吉认识斯琴是在内蒙党校。乌力吉刚由内蒙骑兵部复员到这个边疆县城，去党校学习改造草原时，认识了农牧学院毕业的教师斯琴。乌力吉做一行，学一行，爱一行，他把整个心扑在工作、学习上，独独忘了安排自己的生活，一年过去了，他们有了了解，产生了感情，结了婚。斯琴跟乌力吉一起，从青城回到这个小县城。

斯琴有多少话憋在心眼里啊！乌恩琪忘记了斯琴何时领着那个可爱的女儿离去；她突然想起哪位名人说过的一句话：有一种爱情，越是惊涛骇浪，爱情的火焰燃烧得更强烈。这对夫妇大概就是这样，这是她得到的初步印象。

她打开卷宗，可眼前还闪现着刚才那场难忘的会见，乌力吉有着幸福的家庭；但他毁掉了妻子女儿。为什么要反党、

叛国、投修？这个女人大概也蒙在爱情的鼓里吧！她到外面转了一圈，排开杂乱的思绪，她想，她决不能象斯琴那样，让感情战胜理智，一定让理智控制感情。回到桌前继续打开了卷宗。

（二）

雪霁天晴，夕阳西下。乌恩琪匆匆地吃了晚饭，装着满腹心事，去叔叔原来住的地方打听一下消息，叔叔关进牛棚后，她曾亲自去探望，婶婶去五七干校劳动，据说叔叔正交待问题，不准接见。三个月来，一直杳无音信，今天她要打听好下落，旗新生的红色政权，已经建立，她相信组织会搞清叔叔，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，她一定听党的，所以她不象上次那样畏首畏尾，顾虑重重，今天臂上的红袖标，说明她已经成了旗“基卡”的人。这是使她唯一的略为慰藉的事，正象指挥部负责人讲的，组织对她是信任的，本来她可以出党校的西便门，穿过生产队的菜地，过了发电厂，就是旗委家属大院，她想，这是件正大光明的事，所以她走出党校朝街的大门，沿着积雪融化又冻成冰的路面，一滑一趔趄地沿街心公路走着。

她做着各种设想，眼前变幻着各种场景，抑郁和悲戚阵阵袭上心头。突然一辆北京吉普“嘎吱”一下刹住车，在她对面停下。车门打开，露出一张白白的、胖胖的脸，是一双威严深邃的眼睛：“上车吧，小琪！”“叔叔！”乌恩琪喊着，叔叔从来没有这么柔情，亲昵地叫她的小名。

“叔叔！”乌恩琪差点一下扑过去，她太意外了。她记不得，她怎么上的车，这时她象一块石头落了地。叔叔结合

到旗革委会担任副主任，党的核心组副组长。叔叔无罪，官复原职，又搬回了旗委大院。

婶子一面垛肉馅，一面讲着叔叔关进牛棚，家中遭受的株连，特别是对造反派把全家赶出旗委大院十分伤感。指着这座靠近马路的小公寓说：“你瞅这帮新老爷，住得多狼狈。”乌恩琪觉得这房子比她上次来时，显得杂乱而且陈旧，房门油漆剥落，墙上的水泥还掉了两处，天花板也戳了一个窟窿。婶子不停地发着牢骚。叔叔以往下了班，乌恩琪清楚地记得，总是一个人威严地坐在写字台上，默默地一面喝着茶，一面驾起花镜，翻开书籍，或者处理自己白天没有办完的公文，伏在桌子上，婶婶一连叫几次，都不来吃饭。

现在叔叔只是默默地喝茶，威严失去了，显得安详、温和多了，戴上花镜，一次又一次看乌恩琪的身材，眼里闪着高兴、仁慈的光波。听到婶子的叨叨，叔叔有些不耐烦了，

“孩子回来，讲这些只看到消极的一面，没有看文化大革命对老干部灵魂的触及，要正确对待嘛，你讲这些——”他停下来站起来，掩上了门。“拉你会上非得斗你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不可，弄出事后，倒霉的自然是我。”叔叔走过来，对乌恩琪说：“孩子，不能听你婶子那一套，不要忘记，你是个烈士的后代，咱是革命的家庭，党又把你送到阶级斗争的第一线，要谨慎地工作啊！我上午才知道组织把你调到这里来工作，我不希望——”

“不希望我到风口浪尖上？”乌恩琪调皮地反问。

叔叔摇摇头，“哪里，风口浪尖，才能锤炼三忠于的红心。”叔叔连忙矢口否认，解释说：“我是不希望组织对我的孩子特殊照顾，既然组织这样使用你，你的任务很重，要